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周官義疏卷十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三百七十三 經部

欽定周官義疏卷十

地官司徒第二之三

乃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灋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比必里反下同陸毗志反施式氏反

正義賈氏公彦曰小司徒掌建邦之教法言建者非但副貳大司徒亦得專其事役謂徭役祭祀謂鄉中

州祭社黨祭禜族祭步飲食若鄉飲酒及族食喪紀若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之等禁令祭祀以下皆有禁令不使失禮　鄭氏康成曰稽猶考也夫家猶言男女賈疏春秋傳男有室女有家　賈謂為卿大夫癈疾謂癃病也施當為弛弛舍謂應復免不給繇役　易氏祓曰上地中地下地皆一夫七人六人五人其家衆也舉國中及四郊都鄙則已兼邦甸　王氏應電曰賤謂胥徒以服公事故免　鄭氏伯熊曰言邦之教法而曰稽

國中云云者敎即行乎其中也貴賤老幼廢疾而舍其役則貴貴養老慈幼寬疾之意足以示民矣祭祀飲食喪紀皆有禁令則養生送死之節踰禮越制之誅足以範民矣

案五官之長與大宰共建五典而敎法獨小司徒建者以主六鄉而親民事猶小宰之建宮刑也夫家謂男女既配耦者以是知征役不及單丁未娶及女戸餘夫也　敎寓於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使民知禮

知義所以厚生而正德也敎寓於征役之施舍使民興讓興仁所以忘勞而犯難也司徒之法無一人之不敎無一事之不敎無一時之不教所以周徧淪浹入人之深至於刑措也

辨正王氏與之曰疏謂征稅之王氏昭禹因以施惠為施不知征役止言力役之征舍謂弛其力而舍之

鄉師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則注以施為弛不可易

存疑鄭氏康成曰九比者冢宰職出九賦者之人數也賤謂占會販賣者

案九比當如禹貢法以三等九則言之謂夫家高下有此九等耳非如鄭所云也占會販賣者不應在弛舍之列蓋緣幣餘之賦之繆解而云然

乃頒比灋于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 畜許六反後六畜皆同 輦里演反音璉

正義賈氏公彦曰車謂草車及大車輦人挽行　鄭氏康成曰大比謂使天下更簡閱民數及其財物也受邦國之比要亦受鄉遂矣　鄭氏衆曰大比今時八月案比是也要謂其簿　王氏應電曰政教即祭祀飲食喪紀之事徵令即征役貢賦之事　黄氏度曰政教必觀其豐約而為之隆殺徵令必稽其有無而為之寛急

案登謂升而載於册也物即謂六畜車輦其弓矢甲

楯楨幹旗物之屬亦存焉即大比所稽兵器也旗物有度式什器有良苦故辨之注以為家中之財則豈可辨乎漢法筭緡錢商賈末作貰貸稽物者各以其物自占王莽稅天下吏民一切訾三十取一康成每以漢法莽事釋周官害義之尤甚者也　小司徒雖頒比法於鄉大夫而鄉之教治政事一斷於鄉師故鄉大夫之職曰受教法於司徒退而頒於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則小司徒於民治一無所與也

通論王氏應電曰鄉大夫卿也鄉吏受法焉故小司徒頒以比法若六遂則遂人令之都鄙則其君令之而並受法於司徒治民則地官爲主也比要者其詳藏於侯國其總數則登於天府小司徒受之王國歲時入其數侯國則三年而入其要詳內而略外也

王氏安石曰凡民數有數之者閭胥以時數其衆寡是也有稽之者鄉師以時稽其夫家衆寡是也有校而登之者族師以時屬民而校登其夫家衆寡是也

有登而不校者小司徒使鄉大夫各登其鄉之衆寡而鄉大夫以歲時登之是也登之而不校則其登之也因族師之所校而已　孫氏之宏曰小司徒頒比法登衆寡計口而田度力而役無曠土無游民敎養之實政也至司寇獻民數王拜受之登於天府與祖廟之守藏並重又以見民命之不可輕忽君臣上下通知愛敬其民愛敬之義明於上則敎養之實達於下其事常相表裏也　黄氏度曰比要在司徒爲民

籍簡稽在司馬為軍籍

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會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伍兩卒旅師軍皆衆之名兩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師二千五百人軍萬二千五百人此先王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欲其恩足相恤義足相救服容相別音聲相識賈疏不使異人間雜於中也作為

也役功力之事追逐寇也胥伺捕盜賊也　賈氏公彥曰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故預配卒伍用之者即軍旅田役是也五家為比家出一人在軍為伍五比為閭在軍五伍為兩四閭為族在軍四兩為卒五族為黨在軍五卒為旅五黨為州在軍五旅為師五州為鄉在軍五師為軍　陳氏傅良曰五人為伍則手足耳目可以相及以卒為旅以旅為師以師為軍則手足耳目不相及而旗幟金鼓用焉　會萬民以為卒

伍則士不特選皆吾民也將不改置皆吾吏也有事致之行陳無事歸之田里無招延之擾無廩給之費故曰先王足兵而未嘗有兵　鄭氏鍔曰會卒伍以為軍法宜屬之大司馬而小司徒掌之何也事不預備不可以應卒苟非司徒教之有素合之有法司馬一旦欲合而用之得乎

案令貢賦亦用卒伍何也年上下之瀍稅多少之數必有傳諭之者輸將之事蚤晚之期必有董率之者

其事與軍旅田役追胥一也今之地丁賦籍十户為甲十甲為圖亦會民而徵歛之蓋古之遺法大司徒職相保相賙族師職相及相共意皆如此　康成訓貢為嬪婦百工賦為九賦詞愈別而義愈晦由不知井法之通行故耳　朱子以伍兩卒旅師軍為鄉遂出軍之法又以六軍專為六鄉之衆而六遂不與亦沿賈氏之說又曰既一家出一人則兵數甚多然只是擁衛王室如今禁衛相似不令征行蓋已覺其偏苦不可行矣　小司徒承會卒伍

而言故先軍旅而後及田役追胥貢賦遂人承授田萊治溝洫頒職作事而言故先貢賦而後及師田政役乃文義宜然鄭氏鍔謂軍旅起於六鄉故先軍旅財賦起於六遂故先貢賦則偏室而難通矣

通論賈氏公彦曰此經内不見田制遂人職不見出軍之法各舉其一以互相備也

餘論齊語管子制國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以

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春以振旅秋以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懽忻足

以相死是以守則同固戰則同彊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莫之能禦也　李氏叔寶曰天子六軍大國不過三軍此定制也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是一乘七十五人三兩之數也四乘則三卒之數百乘則三師之所合五百乘則三軍之所合千乘則六軍也然則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者大概悉天子之畿内以為軍則有萬乘而出師則不過六軍悉大國之衆以為軍則有千乘而所

謂不過三軍者止用其半耳

存疑王氏應電曰凡車一乘卒百人必不可分雖有更番調發必起一卒所統之吏亦不可更易是故行伍之人素相親識軍之與吏素相忠愛所以能相安也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

為羨惟田與追胥竭作

正義鄭氏康成曰均平也周猶徧也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則授之上地所養者衆也男女五人以下則授之下地所養者寡也止以七人六人五人為率者有夫有婦然後為家自二人以至於十為九等七六五者為其中可任謂丁强任力役之事者出老者一人其餘男女强弱相半其大數　鄭氏衆曰羨饒也田謂獵也竭作盡行　鄭氏鍔曰將作徒役必先知其

可任之人欲知其可任之人必先稽其受地之等
陳氏汲曰田獵以教民習戎春蒐某甲秋獮某甸非
一時俱起故民力可休而教又無不徧也至追胥則
其家丁男皆可行故曰竭作　王氏安石曰田獵取
禽獸與衆同欲逐伺盜賊與衆同惡所役近且為時
不久故可竭作
案疏謂六鄉每家出一人為正卒其餘皆為羡卒為
上劑致民遂人以下劑致甿每家出一人為正卒一

人為羨卒其餘皆為餘夫謂之饒遠非也夫羨卒即餘夫也特對正卒言則曰羨卒對正夫言則曰餘夫鄉遂互文以見義耳何嘗獨厚於遂乎　鄭氏鍔謂鄉遂都鄙邦國授田之法有四節非也大小司徒與遂人大司馬本無異法葢不易之田即上地一易即中地再易即下地也大司馬上地食者三之二即遂人之田百畮萊五十畮可任者家三人即此之家三人也中地食者半即遂人之田百畮萊百畮可任者

二家五人即此之二家五人也下地食者三之一即遂人之田百畝萊二百畝可任者家二人即此之家二人也前後互見辭有詳略安得意為之説乎　田竭作更番調發使皆習於軍事也追胥竭作守望相助非遠違其閭井也

通論　馬氏端臨曰授田之制如大司徒遂人所言則是田肥者授之少田瘠者授之多如小司徒所言則口衆者授之肥口少者授之瘠二者不同而義相備

李氏叔寶曰司徒之制率三農八家其可任者二十人以一井八家而任二十人則甸六十四井為夫一千二百八十人矣司馬法則曰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司徒通籍民數如彼其衆而征於司馬不及十之一何耶籍民以為兵者甚備至於征調則不過此耳　葉氏時曰司徒司馬皆言上地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可任者二家五人下地可任者家二人一井凡八家姑以下地言之則可任者十六人凡起徒

役毋過家一人則一井但八人耳故遂人職曰以下劑致甿雖受上田中田之民會而用之惟以下劑為率寛民力也　邱氏葵曰役有輕重繁簡遠邇久速之殊民有老少強弱貧富之異是以必先均其土地以別其寛狹磽腴稽其人民以知其多寡虛實量其人身以知其強弱老少驗其畜產以知其貧富有無必有夫有婦然後謂之一家必年力富強然後謂之可任明以察之公以處之仁以惘之而民不以役為

病矣

餘論呂氏祖謙曰小司徒止言其可任者其調發則止用一人若晉作州兵乃是盡數調發蘇秦謂臨淄之中七萬戶下戶三男子而卒已二十一萬曹操謂崔琰曰昨案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爲大州是皆盡數調發者

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聽其辭訟施其賞罰誅其犯命者

正義賈氏公彦曰其衆庶皆是六鄉之民　鄭氏康成曰命所以誓告之賈疏誓告若大司馬職羣吏聽誓於陳前司徒北面誓之小子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是也

案曰掌其政教者師則教以順命而不犯田則教以習戰而不爭役則教以同力而不惰也蓋平時教法即具此而有事則誓戒焉

通論王氏應電曰政教戒禁經中屢見而所主不同宮正主官府士庶子小司徒鄉大夫主民司市主商

各隨文意會之可見

案凡用衆庶小司徒曰政教者教法小司徒所建也鄉師於田役則曰政令者受州里之役要出田法於州里其政皆鄉師布之也軍旅會同大喪則曰治者其政禀於司徒司馬鄉師躬治其徒役而已州長於師田行役皆曰戒令者政非所專以帥而致之故戒之也黨正則曰以法治其政事者州長掌政令之法黨正循法以治其事而已族師曰掌其治令者躬帥

徒役而至則遂治之也政令者命其事也戒令者警其期也治令者飭其人也

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事謂戎事也大故謂災寇也餘子卿大夫之子當守於王宫者

辨正賈氏公彦曰先鄭以餘子為羨案書傳餘子皆入學故後鄭謂卿大夫之子大故當宿衛王宫

案夏官諸子掌國子之倅而有大故則小司徒致之

何也諸子掌其戒令敎治而脩業仍於鄉學也於諸子職曰羣子以合諸學合諸射合諸喪祭賓客而言也於小司徒職曰餘子各據其家而言也與士並舉則曰庶子言各有當也

通論鄭氏鍔曰經文言大事又言大故者不一以理推之大事乃國之常事特於常事爲大耳若大故則事萌於意外患生於不測者

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

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

凡稅斂之事

正義鄭氏衆曰井牧者春秋傳所謂井衍沃牧隰皋者也鄭氏敬曰井地非必盡相連屬衍沃則為井隰皋則為牧故經之而辨其所宜也　鄭氏康成曰井牧者隰皋之地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邑授民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貢謂九穀山澤之材也案井牧田野以任地事耑言穀土而庶土準此耳非以山澤對舉也賦謂出車徒給繇役也司馬法六

尺為步步百為晦晦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

班氏固刑法志古者因井田而制軍賦方一里為井

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

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税有賦

税以足食賦以足兵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

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

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

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

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干戈車徒素具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焉五國為屬屬有長十國

為連連有帥三十國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牧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羣牧五載大簡車徒此先王為國立武足兵之大略也

案地事辨其地之宜井宜牧及黄白宜禾洿泉宜稻之類也農牧虞衡民職也大宰任之而大司徒頒之閭師掌之地事則小司徒任之載師物之而土均均之凡税斂之事如納徵之期收掌之人廪藏之所委輸存貯之數皆是也上經會卒伍而令貢賦者征役有繁簡貢賦有乘除也此經制井牧而令貢賦凡

税斂之事者粟米車徒出於井地貢賦之本法也地邑有衡僻收穫有早晚道路輸將有遠近則税斂之事必隨地而制其宜也小司徒專掌六鄉而所載乃井邑丘甸縣都之制者比閭族黨州鄉之法大司徒職具之矣故獨載井法以示内而六鄉外而六遂以及都邑名雖各異其地法則皆以九夫為井四井為邑積累而區分之也任土比民之法錯見諸職大司徒職載邦國封疆都鄙室數次及比閭族黨州鄉之

法小司徒職載井邑丘甸縣都田稅兵賦之法遂人職載溝洫之法其授田則大司徒職載不易一易再易之田所受多寡之數小司徒職載上地中地下地之人所任多寡之數皆各舉其一彼此互備也

辨正王氏與之曰康成謂小司徒經田野匠人為之溝洫相包乃成邑丘之屬相連比以出田稅溝洫為除水害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為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

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税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二十里乃得方百里為同積萬井九萬夫其中四千九十六井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税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治澮旁加之説算法則是而謂旁加之人專治溝洫則非也小司徒四井為邑至四縣為都皆以四數之言田之實數司馬法自井十為通至終十

為同皆以十數之兼山川城郭而言小司徒四丘為甸即司馬法通十為成甸六十四井而成百井者其三十六井為山川城郭也小司徒四都之地即司馬法一同之地四都方八十里止六千四百井而同乃萬井者其三千六百井為山川城郭也大約小司徒之法比司馬法皆是三分之二實地

宷匠人為溝洫其制既成不過歲為脩治而已何至六十四井之田而歲免其四旁三十六井之田税分

治田與治溝為二事乎康成之說於事理難通非獨無所考據也王氏與之謂旁加者為山川城郭恐亦非是夫山川城郭則豈可以井里拘乎

通論王氏應電曰此法與遂人百夫洫千夫澮萬夫川相表裏　葉氏時曰小司徒言井邑遂人言溝洫非鄉遂異制也井邑定田畝多少故言四井四邑之屬溝洫定水道大小故言十夫之屬鄉言井邑則遂之田賦如之遂言溝洫則鄉之水利亦如之

餘論林氏勲曰周制步百為畮百畮僅得唐之四十餘畮耳唐之口分人八十畮幾倍於古葢貞觀之盛戸不及三百萬永徽惟增十五萬周則王畿千里已有三百萬家之田列國不與焉是以唐制受田倍於周而地亦足以容之狹鄉雖裁其半猶可當成周之制然按一時戸口而不為異日計則後守法難矣既無振貧之術乃許之賣田未免襲後魏以來敝法也存異鄭氏康成曰此謂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於

鄉遂重立國賈疏案遂人夫間有遂云云是溝洫法鄉與遂同此經與匠人謂井田法其制與鄉遂不同故云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井田之法備於一同今止於都者采地食者皆四之一其制三等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於王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於王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田稅入於王司馬法曰六尺為步步百為晦晦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賈疏十井九十夫之地宮室涂巷三分去一惟有六十夫地在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三十夫受六十夫之地惟三十家士

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為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為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賈疏此謂天子畿内采地法

案注謂此造都鄙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非也井邑丘甸縣都以田數計之而出稅法也溝洫澮川以經界言之而通水道也此經曰九夫為井者以出稅法故止計所耕之地也遂人曰十夫有溝者以定經界

故並計所占之地也井間之溝溝上之畛非每井而加百晦勢不能備然則遂人所謂十夫即此經所謂九夫而溝洫澮川之制井邑丘甸縣都之法乃鄉遂都鄙之所同也審矣鄭氏之誤起於謂匠人溝澮之數與遂人不同不知實無二法康成為鄉遂用貢都鄙用助之說朱子終不敢易者一則以九與十起數之異也然特考之未審耳詳見匠人為溝洫解

匠人之法止九夫與遂人十夫異耳其有溝有洫有澮有川同也九夫十夫取數雖異而占地大小相去

無幾其不可為以十起數之溝澮者亦不可為以九起數之溝澮也且謂鄉遂多平曠則最宜於畫井矣謂都鄙包陵麓則最不宜於畫井矣況建國或在中原或阻山澤即鄉遂多平曠都鄙包陵麓之説亦不可通哉一則以四與五起數之異也然五起數者所以綴民居四起數者所以制田賦二法相為經緯無内外遠近之異蓋鄉遂都鄙皆有上中下地計室數之多寡以制邑皆以地之上中下為凖何不可通行

井法哉且制地授田出稅賦役稽夫家畜産之法見於司徒見於小司徒見於鄉師及鄉遂羣吏之職疊出互備不厭其繁使鄉遂用貢都鄙用助經界水道彼此各異是地法之最大宜特書而詳見者乃竟無一語及此則注說之誤明矣至孟子所云尤不可以此注證蓋遂當為野而鄉不可以為國中也　成同之法注乃以開方法計之然畫井必因地勢非必萬夫之地截然齊一而為井春秋傳所謂牧隰臯井衍

沃管子所謂五而當一十而當一其遺法也　井法通行有稅以足食有賦以足兵自鄉遂都鄙以及六服侯國法備此經班志所云近之鄭氏以口率出泉為鄉遂公邑之賦以井地出兵為三等采地之賦而引司馬法方百里為同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以實之司馬法田穰苴作而齊威王大夫續成者未必先王之法殆與管子軍制等耳賈疏增成其說以為本節專言采地軍賦與鄉遂六軍侯國乘馬之法不同如其說是鄉遂公邑家出一人為兵

六服侯國五百一十二家出七十五人為兵而三等采地三千家止出三百人為兵抑何不均之甚也況井地以四起數既鄉遂都鄙無異法而民居以五起數由五家而積至千萬家亦鄉遂都鄙之所同也管子之法制鄉則五家為軌積至十連為鄉制鄙則三十家為邑積至十縣為屬鄉鄙皆以五起數是必本先王之法而變通之者也但公邑采地皆有比閭鄰里之法以比其民而其長未必有大夫士之爵邑之小者僅如一鄉則比鄉大夫即邑大夫為之乎六鄉六遂可以室數制軍三等采地何不循行此法而令家出一人為兵哉

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政政依注音征注故書域為邦杜子春云當為域

正義鄭氏康成曰分地域謂建邦國造都鄙制鄉遂也政稅也當作征

案守地守也職地職也民職則冢宰大司徒頒之而閭師專掌之小司徒分地域故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政即均人所均地政地守地職也盖小司徒辨之施之平之而後均人以歲之上下均之地域既分則

無所用其均故不言

凡小祭祀奉牛牲羞其肆肆如字注作髴託歷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小祭祀王玄冕所祭賈疏春官司服職羣小祀則玄冕注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天神則風師雨師之類為小祀賈氏公彥曰小祭祀用牛則王之祭祀無不用牛者

案小祭祀亦羞其肆則不必王親射者而後然矣蓋用牛牲之通禮與

小賓客令野脩道委積委烏偽反積子賜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小賓客諸侯之使臣　賈氏公彦曰令亦令遺人

大軍旅帥其衆庶小軍旅廵役治其政令

正義鄭氏康成曰帥帥而致於大司徒廵役小力役之事則廵行之　賈氏公彦曰小軍旅謂使臣征伐對大軍旅天子親行廵役承小軍旅下謂小役若大功役則大司徒廵行之

案小司徒職無田役以凡用衆庶該之而田役之政

令則鄉師所專治也特舉軍旅以大軍旅必身帥也不及政令以大司徒實治之小軍旅則治其政令以大司徒不治也　大司徒大軍旅治萬民所致不止六鄉也小司徒大軍旅帥衆庶鄉師大軍旅正治其徒役皆止六鄉而已

大喪帥邦役治其政敎帥音率

正義鄭氏康成曰喪役正棺引窆復土賈疏正棺謂朝廟時正棺於廟引謂葬時引柩車自廟至壙窆謂下棺於坎天子六綍四碑皆碑挽引而下棺掘坎之時掘土向外

下棺之後及復此土以為邱陵　王氏應電曰大喪大司徒治其政令此復云治其政教者以送死大事凡正棺引窆皆小司徒教之

案凡役曰政令喪役獨曰政教者屬引則勸防有式鼓封則舒縱有節也　大司徒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而此職又云大喪帥邦役則知遂人所致遂師所道稍人所帥之役並致於小司徒而小司徒所謂治其政教者即遂人之六綍遂師之抱磨共丘籠及

匴車之役矣以遂與公邑之役並致焉故統之曰邦役也

凡建邦國立其社稷正其畿疆之封

正義賈氏公彦曰社皆有稷配之立謂以文書法度與之不能身往

案社稷說見大小宗伯職

凡民訟以地比正之地訟以圖正之比毗志及又音皮

正義鄭氏衆曰民訟以田畔所與比正斷其訟賈疏民有

爭訟是非難辨故以地之比鄰知其是非者共正斷 鄭氏康成曰地訟爭疆界者圖謂邦國本圖 賈疏凡量地以制邑初量時即有地圖在官府後有因侵削疆界相訟者則以本圖正之

歲終則攷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 會古外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治成治事之計 賈氏公彦曰屬官謂敎官六十致事致其事之功狀以待攷也 魏氏校曰六鄉之治成鄉師所聽小司徒據之以行攷

課之法

案曰治成者所治職事之狀所以別於計簿之成也屬官謂官中士大夫及諸職執事王朝者羣吏謂鄉遂公邑之吏及家稍縣都私邑之吏以不盡屬於司徒故別言之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者將以達於治官不自攷而誅賞之也宰夫攷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

正歳則帥其屬而觀教灋之象徇以木鐸曰不用灋者

國有常刑令羣吏憲禁令脩灋糾職以待邦治

正義鄭氏康成曰憲表縣之　賈氏公彦曰脩法糾職者謂脩其法制糾察職事以待國家有事則共之

王氏應電曰表縣其各司之禁令脩其常法毋廢墜也糾其職事毋怠緩也國家有事則應之　以治家之例推之當作敎象之法

案觀象之法則曰帥其屬以敎法縣於象魏在外之羣吏不能徧觀也憲禁令則曰令羣吏俾各縣於所

治也

及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平敎治正政事攷夫屋及其衆寡六畜兵器以待政令比必里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四郊之吏吏在四郊之内主民事者夫三為屋屋三為井　林氏之竒曰敎治者所主在敎若十二敎之屬政事者所主在政若土地之政之屬　魏氏校曰平章其敎治優劣論正其政事得失攷夫屋以下正所以徵其敎治政事之實也

案上經稽九比之數通乎畿内此大比羣吏止於鄉郊者以遂與公邑之吏則攷之者遂大夫家稍縣都之吏則攷之者縣師也又以見載師所任宅田士田等乃六鄉之餘地各區為邑而其吏亦小司徒攷之上言比民故首國中此比吏故第舉六鄉四郊蓋鄉郊之吏無居國中者此鄉郊也而云攷夫屋則鄉中有井田足以徵之矣

通論魏氏校曰大司徒所掌詳於土地之圖事大而

簡小司徒所掌詳於人民之數事細而繁

案大司徒頒士農工賈之職定比閭族黨州鄉之制未言其所以稽而登之者若何也小司徒則遂頒比法以時入其數至三年而復受其要則凡九比之内其家之貧富民之賢否戶口之衆寡畜産之豐耗器用之完毁皆挈然於胸中而政教徵令施行於軍旅田役之中所以斟酌調劑者靡不詳盡矣

鄉師之職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

正義賈氏公彦曰鄉師四人二人共主三鄉故言各掌其所治鄉之教 鄭氏康成曰聽謂平察之賈疏自州長至比長各自聽斷其民鄉師又聽其治者恐鄉官有濫失審察之也

寀遂之教治獄訟皆遂大夫掌之而鄉則鄉師掌之者鄉大夫六卿也豈暇聽鄉之教治獄訟哉其於教則正月頒之鄉吏而已其於治則歲終令羣吏會政致事而已至獄訟則一聽之鄉師而不與者體當然也

以國比之灋以時稽其夫家衆寡辨其老幼貴賤癈疾馬牛之物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掌其戒令糾禁聽其獄訟比必里反 施式氏反

正義賈氏公彦曰國比之法即小司徒職所云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癈疾是也 易氏祓曰馬牛亦有老壯强弱之異可任與施舍鄉師皆辨之 項氏安世曰此所謂聽其治也然清其源以消欺罔規避之萌即所以為敎

案國比之灋受之於小司徒如何者為上上何者為上中何者為上下以及九等皆有格令也　稽夫家辨征役施舍小司徒之職也而復列於鄉師者小司徒通掌國中及四郊都鄙而鄉師分掌六鄉遂師分掌六遂縣師掌都家也馬牛之物蓋該六畜車輦而言小司徒職既曰六畜車輦而又曰辨其物故知為旗物及兵器役器也　遂之夫家衆寡馬牛之物遂大夫稽之遂師登之鄉則鄉師稽之鄉大夫登之何

也遂大夫親民而職簡所稽能詳遂師則治廣而職繁故惟據所稽以登於册鄉大夫六官之長豈暇稽夫家衆寡馬牛之物哉鄉師地官之攷其職繁矣而能任此何也地政之繁重者莫如遂師職之經牧田野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數而任之以徵財征作役事而鄉則小司徒領此矣故雖使鄉師簡稽鄉民而不病其劇也　小司徒頒比法於上故舉重而先貴賤鄉師掌比法於下故舉多而先老幼鄉大夫族師皆

先貴賤承小司徒所頒而布之也　下經明著四時之田簡其鼓鐸旗物兵器而王氏安石乃謂小司徒使登六畜車輦辨其物鄉師帥田役所需惟馬牛故無辨其物之文其蔽蓋由不知經文互備此職以詳鼓鐸旗物於後故略於前而與小司徒異耳蓋辨可任者及於馬牛則諸物皆辨不待言矣

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攷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辟音璧陸婢亦反

正義賈氏公彦曰大役謂築作隄防城郭等役　鄭氏康成曰帥而至至作部曲也賈疏營作之處皆有部曲分别既已也役要所遣民徒之數辟功作章程賈疏功作之事日日録其程限謂之章程逆猶鉤考也賈疏鉤攷役事者恐有濫失　鄭司農云辟法也

呂氏祖謙曰司空營國職在興功司徒治役職在登民故鄉師必考興功之小大而會其民緜詩乃名司空乃名司徒俾立室家此義也

案州里謂自州以下至黨族閭也黨以下可通名曰

里下云出田瀍于州里州長職大攷州里司常職州里建旗足以明之　又案遂與公邑之役遂人致之稍縣都之役縣師作之則並考司空之辟以逆役事可知矣而二職無文以例見於鄉師也

凡邦事令作秩敘

正義鄭氏康成曰事功力之事秩常也敘猶次也事有常次則不偪匱賈疏營作之事多少有常事有次敘則民不偪追又不匱乏

案曰凡邦事則不惟役事如郊為田燭喪屬六引過

賔脩道之類皆是也即以役事言護辦之節番休之期必作秩敘民乃不惑諸儒多以役事之功程言偏矣　黄氏度謂功力當在司空之辟非鄉師所作非也功力之秩敘雖司空作之而因役之大小以定人數量地之遠近以為徵發時歲之豐凶以為番代皆有常次非鄉師孰任之魏氏校謂鄉師令之作之者鄉吏亦非也即役事亦官中上士中士作之俾鄉吏奉行耳況祭祀賔客之事乎

大祭祀羞牛牲

正義賈氏公彦曰大司徒奉牛牲此云羞牛牲佐大司徒也

案祭祀之牲牛為大故大祭祀則大司徒羞之而鄉師佐之蓋兼豚解體解而言

共茅葅葅子都反一子餘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葅士虞禮所謂苴刌茅長五寸束之者是也祝設於几東席上以承黍稷膚祭既祭盖

東而去之守祧職既祭藏其隋是與 賈氏公彦曰
甸師職共蕭茅彼直共茅與此鄉師鄉師得茅以共
茅蒩也
案士虞禮有苴而特牲禮少牢禮則無之司巫有共
蒩館之文而他官不見焉虞喪祭也司巫所共因旱
因裁亦非常祭也然則此云共茅蒩蓋與上文各為
一事而不相蒙其有脫文與
通論鄭氏鍔曰茅以縮酒亦以藉祭甸師共以縮酒

鄉師共以藉祭司巫共館則所以承葅也

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輂輦戮其犯命者輂九玉反輦里演反音璉注故書輦作連鄭司農云連讀為輦

正義賈氏公彥曰正治其徒役者六軍之外别有民徒使役皆出於鄉　金氏瑶曰以法正之而治其不如法者　鄭氏康成曰輂駕馬賈疏知輂不駕牛者以牛惟駕大車柏車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也賈疏輂以載輜重輦以載任器止以為蕃營司馬法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

輂輂一斧一斤一鑿一梩賈疏梩或解為插或解為鍬一鉏周輂加二版二築賈疏築築杵也須築軍壁壘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輂殷十八人而輂周十五人而輂賈疏上言所載任器此言輓人多少

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匶而治役及窆執斧以涖匠師纛桃報反劉音毒匶音舊柩同窆彼驗反

注故書涖作立鄭司農云立讀為涖

正義鄭氏康成曰治謂監督其事匠師事官之屬其於司空若鄉師之於司徒也鄉師主役匠師主衆匠

共主葬引雜記升正柩諸侯執紼五百人四紼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翿以御柩天子六引禮依此云賈疏此諸侯之禮引以況天子之法鄭司農云翿羽葆幢也爾雅纛翳也以指麾輓柩之役正其行列進退窆謂葬下棺也春秋傳日中而堋禮記所謂封者賈疏案昭十二年左傳曰中而堋王制庶人縣封與此經窆字雖異皆下棺之事涖臨視也某謂匠師主豐碑之事鄉師執斧以涖之使戒其事賈疏案檀弓公室視豐碑注豐大也天子斲大木為之六綍四碑前後各一碑各重鹿盧兩畔各一碑皆單鹿

廬天子千人分置於六紼皆背碑負引擊鼓以為縱舍之節匠師主當之鄉師執斧以涖者恐匠師不戒其事須有用斧之處故執斧助之使戒其事

賈氏公彥曰用役謂若輓六引之等柩在路恐有傾覆故鄉師執葆幢却行在柩車之前以與匠師御正其柩治役謂監督役人案先役事而後及祭祀役事鄉師所專掌也先司空之役事而後及軍旅會同所役為少也次喪役其事為希也

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灋于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

脩其卒伍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斷其爭禽之訟斷丁亂反注故書巡作述屯或為臀

正義鄭氏康成曰田法人徒及所當有賈疏人徒即經卒伍所當有即經鼓鐸旗物兵器　司徒致衆庶以熊虎之旗此又以之明為司徒致之也大夫致衆當以鳥隼之旟賈疏案司常陳九旗之次日月為常交龍為旂通帛為旜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又云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大司徒卿也尋常建旜在軍建熊虎鄉師大夫也尋常建物在軍當以鳥隼之旟　辨別異也前後

屯車徒異部也賈疏大司馬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是車徒異部也　賈氏公彦曰致衆庶者謂植旗期民於其下陳之以旗物者陳列衆庶之時亦植旗於行首田獵之時非直有六鄉之衆亦有公邑之民各分別之故曰辨鄉邑

易氏祓曰九旗之用有所將者畫無所將者不畫司徒當建旜師田則爲軍吏而有所將矣所以建熊虎之旗也鄉邑既聚則旗之相類者衆故各以旗物辨鄉邑之名司常所謂州里各象其名是也　王氏應

電曰鄉邑之民各在其旗物之下無相干乃各治其政令刑禁　黄氏度曰前後屯即大司馬所謂前後有屯百步也

辨正黄氏度曰注以陳之以旗物句絶玩文義當以致衆庶而陳之句絶

通論王氏詳説曰旗物之辨有三曰名曰號曰事大司馬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是以三者分而為六司常

職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是以六者約而為三

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于市朝朝直遥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徵令有常者謂田狩及正月命脩封疆二月命雷且發聲之類賈疏月令文

案徇於市朝市朝衆集之地徇之使人人遍曉也官之治所皆謂之朝非必王朝也故古人恒以市朝連言漢太守之廷亦曰郡朝

以歲時廵國及野而賙萬民之囏阨以王命施惠囏古艱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歲時者隨其事之時不必四時也

囏阨饑乏之也　王氏應電曰遺人職鄉里之委積以

恤民之囏阨但掌其所賙之物耳司稼廵野觀稼而

賙其急而平其興則以補助其耕斂之不足也司救

歲時有天患民病以王命施惠并疾病亦在所振恤

然二官所治者廣故鄉師親出廵以王命施惠代王

行也

案以王命施惠者其職代王巡行見民囏阨即以王命發倉廩出泉布而無所壅遏不待奏請報可此聖人慮事之詳憂民之切也　歲時有天患民病司救所巡自國中及郊野則此職之野亦兼六遂盖鄉遂皆切近王都其民治必分掌之而後能詳至於囏阨則並以屬地官之政以示其不異於鄉也自稍以往地域廣遠非王官所能徧都家之長自當震動恪恭而時式以求民瘼矣

歲終則攷六鄉之治以詔廢置

正義賈氏公彦曰以詔廢置者告王與冢宰廢置之

案詔廢置不但告冢宰亦容有司徒

正歲稽其鄉器比共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族共喪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

正義鄭氏康成曰吉服者祭服也凶服者弔服也賈疏比内無祭事其於族祭酺黨祭禜州祭社之等無過用朝服凶服衰裳主人自共其弔服是暫服可以相共

比長主集為之祭器者簠簋鼎俎之屬閭胥主集

為之喪器者夷槃素俎楬豆輁軸之屬賈疏案喪大記士併瓦槃大夫乃用夷槃士喪禮小斂有素俎大斂有楬豆既夕禮士朝廟用輁軸以載柩皆非庶人之禮引之者以況喪器知非族内有大夫士得用者以大夫士族自有禄位不在共限不言棺槨亦主人自共也

師主集為之此三者民所以相共也射器者弓矢楅中之屬黨正主集為之為州長或時射於此黨也賓器者尊俎笙瑟之屬州長主集為之為鄉大夫或時賓賢能於此州也賈疏一州管五黨州長春秋二時射於序學要在一黨之中故云或時射於此黨一鄉管五州鄉大夫行鄉飲酒之時必在一州之内故云或時賓賢能於此州吉器

若閭祭器者也凶器若族喪器者也禮樂之器若州黨賓射之器者鄉大夫備集此四者為州黨族閭或有故而不共也案備集此四者則非别為是器也此即取之州黨族閭而彼此相通耳鄉器者旁使相共則民無廢事上下相補則禮行而教成　賈氏公彦曰比閭族所共並罰物所為案載師職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注罰之以共吉凶二服及喪器以非官事故不用官物也黨州鄉所共皆為國行禮則官物所為酒正職凡為公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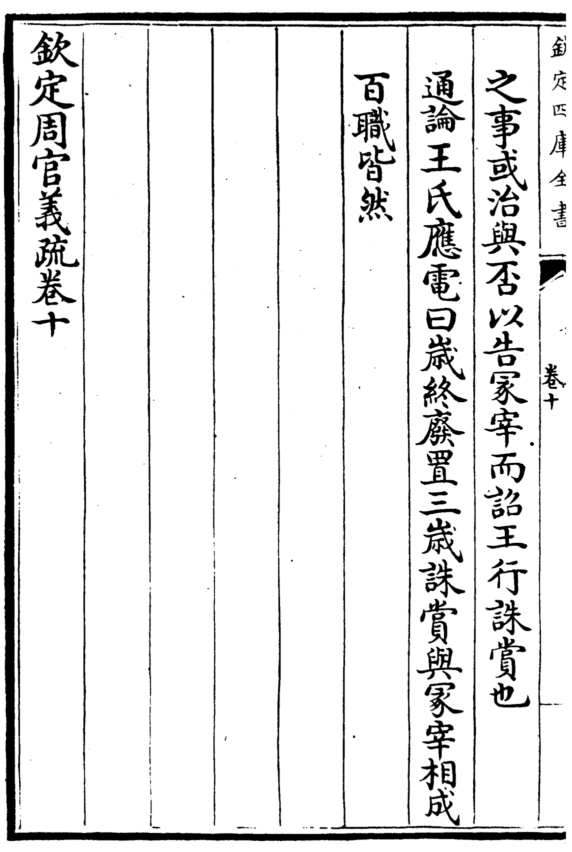
者亦如之酒材尚得公物此等器亦出官物可知

鄭氏鍔曰必於正歲者豈非以春秋之祭酺祭禜會民而射於序索鬼神而飲食之類皆用夏正故與

若國大比則攷教察辭稽器展事以詔誅賞比必里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察辭視吏言事知其情實不展猶整具

李氏如玉曰考其官之教或行與否案此大比羣吏之治也如教行於二十五家然後閭胥為得其職若三年大比與賢能考德行道藝則鄉大夫之職察其吏之辭或實與否稽其鄉之器或具與否省其鄉



之事或治與否以告冢宰而詔王行誅賞也

通論王氏應電曰歲終廢置三歲誅賞與冢宰相成

百職皆然

欽定周官義疏卷十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録監生臣朱懷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周官義疏卷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三百七十四 經部

欽定周官義疏卷十一

地官司徒第二之四

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

正義鄭氏衆曰萬二千五百家為鄉　王氏詳說曰五官中惟正貳攷以職稱鄉大夫亦以職稱者鄉大夫六卿也所以別於六官之屬

案州長黨正皆曰教治政令而鄉大夫則曰政教禁

令者鄉大夫六卿也用其體望以統六卿而不與治民之事下經使各以教其所治又曰各憲之于其所治蓋州長黨正始有民治故鄉大夫職不言民治也非惟不治民亦不聽羣吏之治鄉師職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是也遂大夫則兼聽治訟以無王朝之事也

通論王氏安石曰經於鄉大夫曰政教禁令州長曰教治政令黨正曰政令教治族師曰戒令政事閭胥

曰閭之徵令比長曰比之治命官之意其輕重皆一字間也政令為重禁令次之戒令又次之徵令為下鄉大夫州長詳於教而兼政黨政族師詳於政而兼教閭胥則承上之政教而掌其徵令耳比長則並無所為令矣

正月之吉受教灋於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義行下孟反下皆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其鄉吏州長以下　王氏安石曰

攷攷知其實偽察察見其精粗　王氏應電曰每歲以黨正所書州長所攷者復攷察之以為異時賓興之本　鄧氏元錫曰德與行並言欲内外兼舉道與藝並言欲精粗一貫也

案德行曰攷道藝曰察蓋互言之

通論魏氏校曰鄉大夫皆六卿所兼而同受司徒之濩蓋禮以義起在朝則冢宰重在鄉則大司徒重在軍則大司馬重

以歳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歳時入其書

正義王氏昭禹曰族師所統者寡故使校其數然後登之於籍鄉大夫所統者衆第因族師所校者登之而已小司徒須比灋於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故鄉大夫以歳時登之

鄭氏康成曰國中城

郭中也賈疏以對野故知是城郭中國中復者多役者少故晚征而早免之野復者少役者多故早征而晚免之入其書者言於大司徒　鄭氏衆曰征之者給公上事也舍者謂有復除舍不收役事也貴者若今宗室及關内侯皆復也服公事者若今吏有復除也老者若今八十九十復羨卒也疾若今癃不可事者復之賈疏並舉漢法況之　賈氏公彥曰七尺謂年二十六尺謂年十五征之謂築作挽引道渠之役若田獵五十則免祭義

五十不為甸徒若征伐六十乃免王制六十不與服
戎不辨國中及野外也　黄氏度曰征不言歳而言
七尺六尺者歳雖登而身不及若矬短侏儒則舍之
陳氏深曰國中地近役多故晚征而早舍之野地
遠役少故早征而晚舍之　劉氏彞曰貴命士以上
賢者能者俊造學士
案後鄭以征為税又引此以證大宰九賦為口率出
泉遂為聖經莫大之薄蝕若易税為役則其義可與

陳氏深之說相足蓋注謂國中役者少野外役者多以人言也陳氏謂國中役多野役少以事言也唯國中之服役者既少而役事又多所以征宜遲而舍宜早也唯野之服役者既多而役事又少所以征宜早而舍宜遲也　小司徒頒比法于鄉大夫使簡稽而登諸籍故曰入其數鄉大夫既登諸籍故曰入其書　古者以六鄉為軍將而周官之六卿實兼鄉大夫則車徒雖分調于畿内而必以

鄉民為本葢主帥與列校士衆不相習則不可用也

朱子詩傳謂天子鄉遂之民共貢賦衛王室為平王遠戍申許言之耳羣儒遂謂鄉遂之兵不調是謂道聽而塗説也

三年則大比攷其徳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賔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貳之比必里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賢有德行者能有道藝者衆寡謂鄉人之善者無多少也賈疏案鄉飲酒堂上堂下皆有衆賓不言其數此經衆寡兩言來觀禮者無問多少也　變舉言興者謂合衆而尊寵之以鄉飲酒之禮禮而賓之厥其也其賓之明日也獻猶進也王拜受之重得賢者王上其書於天府天府掌祖廟之寶藏者内史副寫其書者當詔王爵禄也賈疏案内史職有策命諸侯羣臣之事故使内史貳之　朱子曰德者有德行者有行藝者有藝道乃識得德行藝之所以然也注云能

有道藝者葢通曉事物之理所以屬能　賈氏公彦曰天府掌寶物賢能之書亦是寶物故藏于天府

通論王氏詳説曰五家為比不過防其竒衺未必有可書之事也五比之閭則書其敬敏任恤是於六行之中可書者二四閭之族則書其孝弟睦婣是於六行之中可書者四其於德行道藝有所未備也至五族之黨然後書之五黨之州又從而攷之至三年鄉

大夫又攷之然後賓興焉可謂詳且慎矣

餘論葉氏時曰選舉之濫孰不知鄉舉里選之為是然必有以教於平時書於每歲而後可攷於三年後世科目盛行天下相率為詞章利禄之學雖一旦欲行旌舉之典以求德行道藝之士不可得也甫田詩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以此見井田之行不惟兵農不分而士農亦不分也　呂氏祖謙曰三代時士惟進德修業上之人自求之故待之

甚重而攷之則甚詳後世乃士求上之爵禄故上之

待士甚輕攷之又略

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

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注故書舞為無杜子春讀為舞

正義賈氏公彦曰鄉射之禮者儀禮鄉射云豫則鉤

楹内堂則由楹外又記云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

堂謂鄉學據鄉大夫所行射禮豫謂州長春秋習射

於序　鄭氏康成曰以用也行鄉射之禮而以五物

詢於衆民當射之時民必觀焉因詢之也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誓射者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賈疏禮記射義文詢衆庶之儀若是乎　郝氏敬曰鄉人衆多詢其能是五物者進而與之射　何氏喬新曰詢問衆庶求其人以儲養而待舉也

案凡射衆耦皆合揖讓相先故取其能和勝不勝相形娼嫉易生故取其能容和容興舞則方射之時容

體比於禮節比於樂也於獻賢能之書後即以此為詢者所以勸董興起羣士使感奮踴躍為後舉之本也賢能德行道藝既成者故謀於鄉先生五物材質可造者故詢於衆庶

辨正王氏志長曰鄭謂和載六德容包六行賈氏以為和居六德之終故曰載孝居六行之始故曰包其說辨矣然解容為孝終屬牽強不若後儒謂五物皆指射言蓋古者射以觀德虞書所謂侯以明之五物

非射不能知猶後世觀身言之法也

粲鄭氏鍔謂州長射而不飲黨正飲而不射非也卿大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則先飲酒可知矣又據射義謂卿大夫之射始兼飲酒故州黨但言以禮會民以禮屬民不知州長乃中大夫黨正亦下大夫顯與經背

存疑鄭氏康成曰庶民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有主皮主皮者張皮射之無侯也　馬氏融論語注曰射

有五善一曰和志二曰和容三曰主皮四曰和頌五曰興舞　賈氏公彦曰鄉射記唯君有射於國中其餘則否鄉射在城外衆庶皆觀焉故得詢此五物

案大夫士之射禮皆於庠序行之庠序不定在城外也唯君有射於國中謂在寢耳大夫士之寢庭不足以容射故鄉射記云其餘則否豈城內獨少衆庶乎庶民雖無射禮亦必習射不然何以會萬民之卒伍

而用之邪主皮非射禮所有蓋强有力者所以習武事故以此備五物馬馬氏五善之云未知所本疑即此經之異文爾

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長知丈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是乃所謂使民自舉賢者因出之而使長民於外也使民自舉能者因入之而使治民於内也言為政以順民為本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賈疏尚書咎繇篇文言天雖聰明不用己之聰明用

民之聰明民所歸者則授之天雖明察可畏不用己之明威用民之明威民所叛者則討之也　老子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古今未有遺民而可為治者　王氏應麟曰古者使民興鄉之賢能還以長治其鄉士自脩於家民自為鄉謀故取舍公賢否明也

案注謂出使長民教以德行道藝于外義未審疏遂謂或為都鄙之主或為諸侯益遠矣所謂出者出于鄉州而入于成均升于司馬也入者還歸其州黨也

葢興其才徳之大者而進于王朝則將為公卿大夫以臨長之興其行能之小者則還治其比閭族黨之民先王之世所以不患選舉之不公而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也聖人言舉直錯諸枉則民服於此可見焉

餘論禮庫曰一鄉利病及風俗善惡惟鄉人知之其中有可推者使民興之而因以長之必能興利除害以宜於民自鄉舉里選之法壊天下官吏悉總於吏

部賢不肖何自知之

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會古外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會計也致事言其歲盡文書　賈氏公彦曰年終將攷其得失則令六鄉之吏州長之官皆計會教政之功狀致其所掌之事於鄉大夫鄉大夫得之致與大司徒然後攷之　王氏應電曰羣吏上計于鄉大夫鄉大夫致于大司徒大司徒致于冢宰此濵百官皆然司徒為五官之首故發其例

案鄉大夫令會政致事遂大夫亦如之公邑雖統于六遂而會政致事之令則不及焉以小司徒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則公邑之長自致於小司徒可知也小宰月終以官府之敘受羣吏之要贊冢宰受歲會歲終令羣吏致事小司徒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小司寇正歲令其屬入會遂致事皆於會政之外別言致事則截然為二事明矣小司徒曰正要會兼月要也小司寇獨言入會而士師職歲終正要會與小宰

小司徒同則會政為財用之計明矣非國政無所用財地官則賓祭師役學校之用秋官則圜土囚食器物之用皆是也士師惟正要會而無致事之文以凡獄訟皆與大小司寇共聽斷別無可致之事至春夏二官則并無會政致事之文蓋禮事兵事之財用乃他職共之事畢之後更無可致之事可會之財其義與士師無致事之文可參驗也

正歲令羣吏攷灋于司徒以退各憲之于其所治

正義鄭氏鍔曰令羣吏攷瀍以所頒者或有所疑又使自往而攷覈之

案正月始受瀍于司徒而頒之正歲復使羣吏攷瀍于司徒何也所受之瀍乃始和而布之者頒之浹日則利害之實被於民者可見矣故復使羣吏就司徒而攷之蓋惟恐民隱壅于上聞而所布之瀍尚未能盡乎事物之理也

國大詢于衆庶則各帥其鄉之衆寡而致于朝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詢者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賈疏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此云國大詢于衆庶故知詢此三者鄭氏衆曰大詢于衆庶洪範所謂謀及庶民　賈氏公彥曰朝謂外朝三槐九棘之所

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以旌節輔令則達之

正義賈氏公彥曰大故謂災變寇戎之等　鄭氏康成曰使民皆聚于閭胥所治處賈疏二十五家為閭閭胥則有治政之處

以聚民而守之民雖以徵令行其將之者無節則不得通賈疏謂有旌節輔此徵令文書乃得通達王氏應電曰各守其閭亦有以靜待動之意凡軍中搏賊之法皆然

案國有大故大司徒令無節者不行于天下則有節者無幾矣然特闗市之轉貨賄國使之通聘問有節者無幾耳若王有令或六官之長有令雖有執玉節以通令者如珍圭以徵守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之類猶懼變出非常或有矯假必使道路之官執旌節以輔之則令之始出

必有所受致令之人必有識者如王之令必受于大僕宰夫而致之者虎賁行人司徒之令必受于鄉師而致之者官中之士司馬之令必受于縣師或通于掌固皆道路之官所熟識也而可保其別無變詐矣

總論王氏應電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故鄉大夫之職莫急於教民莫重於興賢而比灋次之正歲之所攷歲時之所登歲終之所會致三歲之所大比不過於此鄉大夫特舉其要而其節目則有司存也

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灋長知丈反

正義鄭氏衆曰二千五百家為州　朱氏申曰有教則有治政令所以輔教治者灋則其條目也　王氏應電曰教之而倫理明治之而爭辨息

案賈疏讀教字為句而以治字領下為文以黨正例之蓋非也鄉大夫掌政教禁令黨正掌政令教治而州長獨曰掌教治政令之法何也鄉大夫六卿也其於鄉之政教禁令躬為表儀執其總以率屬而已其

灋之詳則州長掌之下經所列是也攷德行道藝勸戒則有灋祭祀禮射喪紀會民涖事則有灋師田行役戒令賞罰則有灋大攷州里廢興則有灋故鄉大夫之職正月受教灋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即頒之州長也蓋鄉大夫董其成黨正以下承其事而掌其灋者則州長耳

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屬音燭下同行下孟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屬猶合也聚也因聚衆而勸戒之者欲其善　賈氏公彦曰讀灋者讀一年政令及十二教之灋使知之　鄭氏鍔曰觀下文言正歲則讀教灋如初則知此所讀者爲教灋　王氏應電曰正歲黨正書其德行道藝故此因衆聚之時攷覈其實能者勉之益奮有過惡者則戒之使自新也

案灋即鄉大夫正月之吉所受於司徒而頒之者隨受隨頒而隨讀之見其汲汲於民事也攷其德行道

藝而勸之正所以為鄉大夫賓興之本

若以歳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灋亦如之

正義賈氏公彦曰春祭社以祈膏雨望五穀豐孰秋

祭社百穀豐稔所以報功凡讀灋皆因節會以聚民

通論林氏之竒曰讀灋有因乎時者若正月之吉之

類有因乎事者若祭祀之類

餘論鄭氏鍔曰春祈秋報外孟冬又割祠於公社則

歳時不一祭也

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會如字

正義賈氏公彦曰以禮會民謂先行鄉飲酒之禮乃射　鄭氏康成曰序州黨之學也賈疏下黨正亦云飲酒于序故知州黨學同名為序　會民而射所以正其志也

凡州之大祭祀大喪皆涖其事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祭祀謂州社稷也賈疏知有稷者以天子諸侯社皆有稷配之　大喪謂鄉老鄉大夫於是卒者也賈疏曰州之大祭祀大喪則非國家喪祭故注云然　涖臨也

存疑王氏志長曰社祭上文已見或謂山川及前哲令德之在其地者

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

正義賈氏公彥曰師謂征伐田謂田獵行謂巡狩役謂役作　鄭氏康成曰致之致之於司徒也賈疏州長致于小司徒小司徒乃帥而致于大司徒小司徒職大軍旅帥其衆庶是也　掌其戒令賞罰則是於軍因為師帥賈疏若別有軍吏掌之則不得還自掌故知因為師帥也　王氏

應電曰致于司徒而後致于司馬凡旅帥卒正等軍吏皆六鄉平日所選用者故州長即掌其戒令賞罰案師田行役自黨正以下不復言致者皆州長之所帥也司馬教戰鄉師治其政令刑禁廵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故蒐苗獮狩無一不列鄉郊黄氏度乃謂司馬作軍六鄉不與顯與經背

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會古外反

正義賈氏公彦曰會其州之政令謂會計黨正以下

政令文書將以攷課也

正歲則讀教灋如初

正義鄭氏康成曰正月讀之至正歲復讀之因此四時之正重申之

案明正月之吉及歲時祭祀州社所讀皆教灋也

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比必里反

正義賈氏公彥曰年年攷訖至三年則大攷之言大者有黜陟廢興故也　鄭氏康成曰廢興所廢退所

興進也　王氏昭禹曰州長鄉官之次也於攷勸糾戒務致其悉故屬民攷德行糾過惡而終之以大攷州里

案云以贊鄉大夫廢興則廢興鄉大夫主之矣鄉大夫職不言廢於此見之所廢謂簡不帥教者而移郊移遂

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

正義鄭氏衆曰五百家為黨　朱氏申曰州長掌其

瀍黨正則奉之以施于其黨焉　吴氏澄曰州長詳于教而略于政黨正詳于政而略于教故各先其所重

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灋以糾戒之春秋祭禜亦如之禜禜敬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以四孟之月吉日讀灋者彌親民者於教亦彌數賈疏鄉大夫治五州去民遠不讀灋州長治五黨則四讀灋黨正則七讀灋族師則十四讀灋是彌親民者於教亦彌數也

禜謂雩禜水旱之神賈疏祭灋

雩禜祭水旱昭公元年左傳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禜之　蓋亦為壇位如祭社稷云　王氏志長曰春秋傳龍見而雩雩之正蓋指建巳之雩則黨正之春祭禜是也秋旱暵亦脩雩祀以求雨稻人旱暵共其雩斂則黨正之秋祭禜是也

通論鄭氏鍔曰有教灋又有邦灋統言之則教灋亦邦灋也分言之則邦灋以治灋言民知教灋則不違乎理義民知邦灋則不麗乎刑辟州長正月之吉讀灋下言正歲讀教灋如初則知所讀者純于教灋黨

正四時孟月吉日讀邦灋下言正歲屬民讀灋則知
其所讀者雖有教灋實以邦灋為主故州長之讀則
有勸有戒黨正之讀則有糾戒而無勸民畏黨正之
糾孰敢不從州長之勸戒耶
案四時之孟月吉日謂朔也孟月謂寅巳申亥月以
夏正言也族師每月吉皆屬民讀灋值四孟之月則
族師帥其民以之黨正而已不更讀之畢者當統於
尊少者當彚於多也讀灋皆以月吉者示以定期然

後民可趨赴也農務殷時或亦少輟焉

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

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

正義鄭氏康成曰國索鬼神而祭祀謂歲十二月大蜡之時建亥之月也賈疏黨之飲酒非蜡祭之禮以其禮非蜡月故注云然 正齒位者鄉飲酒義所謂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是也

必正之者為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

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黨正飲酒禮亡以此事屬於鄉飲酒之義微失少矣賈疏儀禮當別有黨正飲酒之禮今亡矣其事與鄉飲酒相屬故取以況義但微失于少凡射飲酒此鄉民雖為卿大夫必來觀禮鄉飲酒鄉射記大夫樂作不入士既旅不入是也賈疏鄉飲酒鄉射記卿大夫皆作樂前入士未旅前入故云大夫樂作不入彼注云後樂賢也士既旅不入注云後正禮也若然大夫士皆為樂賢行禮而至齒于鄉里者以年與衆賓相次也齒于父族者父族有為賓者以年與之相次異姓雖有老者居於其上不齒者席于尊東

所謂遵賈疏齒于鄉里者位在堂下與五十已下衆賓相次齒于父族者賓在户牖之間南面若賓是同姓父族則與之齒不齒者席于尊東鄉飲酒鄉射酒尊皆在室户東房户西賓主夫之卿大夫來觀禮為鄉人所遵澧謂之為遵席位在酒尊東公三重大夫再重天子之國三命者不齒諸侯之國但爵為大夫則不齒矣　朱子曰古人貴貴長長並行不悖雖云不序齒亦不相壓自別設一位如今之掛位然　魏氏校曰抑於父族下非所以貴貴蹴於父族上非所以親親故別設席此禮之權制也

案正齒位而飲酒則其為正賓必年最高者也次者

為介又次者三人為三賓又次者立堂下一命者無論堂上堂下皆以齒齒重而爵微也三命則爵已崇故雖同族在五屬者亦不以齒不以齒則輩行無論矣席于賓東不與賓介齒亦不加尊於賓介貴貴長長之義並行而不悖也唯再命者父族為賓介則已以齒下之堂上堂下仍如法若異姓為賓介再命者未可席于賓東則唯不與而已以其不便於位次也此飲酒之禮黨正為主人凡與此禮者主人皆先使

人告之則或齒或不齒或與或不與之故早已籌及故不虞其窒礙也

通論賈氏公彦曰鄭注鄉飲酒禮云此篇無正齒位之事者三年一貢士直行飲酒之禮賢者為賓其次為介又其次為衆賓以賓賢能為主故與黨正正齒位禮異也

存疑孔氏穎達曰鄉飲酒鄉大夫為主人州則春秋習射從而飲之黨則因大蜡於學飲酒子貢觀蜡是

也

桒習射正齒位皆先行鄉飲酒之禮有賔有介有衆

賔黨正所屬宜惟閭胥族師所書者與焉州長所會

宜惟黨正所書者與焉知然者鄉大夫三年大比以

禮禮賔惟賢者能者而其餘不與也

餘論葉氏時曰記曰三命不齒若族有七十者雖三

命者不敢先則依然貴親尚齒矣

凡其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戒禁冠古

玩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其黨之民　金氏瑶曰教則預使肄習之講論之戒禁戒其必如禮而禁其不如禮也

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灋治其政事

正義鄭氏康成曰亦於軍因為旅帥　吴氏澄曰灋什伍比聯之灋民情以禮為本國事以灋為準　鄭氏鍔曰師田行役衆庶所聚非灋無以集事平時有

教臨事有瀍乃所以相濟

歳終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致事會古外反

正義賈氏公彦曰會計一黨之政治功狀帥其族師以下之吏致其所掌之事於州長州長又致於鄉大夫鄉大夫致於大司徒而行賞罰

案羣吏之職其大綱有二一則會政財用之計也一則致事小司徒職所謂治成也鄉大夫歳終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而惟黨正有致事之文以州長所

掌者惟教事察吏及教治政令之瀳無事之可致而族師以下之事皆致於黨正也鄉吏所致之事夫家衆寡馬牛車輦之稽也獄訟之成也役事之要也鼓鐸旗物兵器之籍也四時徵令之目也吉凶禮樂之器也鄉師歲終殁六鄉之治則致於鄉師由鄉師而達於鄉大夫明矣遂大夫之令會政致事鄙師之會政致事一與鄉同而遂大夫則兼聽治訟掌誅賞廢興縣正則稽功會事葢以遂人遂師所掌者皆小司

徒之事而野政簡遂大夫非六卿故其事可兼而小者又可寄之縣正也　黨正以下不曰政令者凡鄉大夫有令皆州長布之故曰會其州之政令黨正以下則奉令承事而已故第曰會政也

正歲屬民讀灋而書其德行道藝

正義鄭氏康成曰書記之　王氏應電曰黨正近民知之為詳故書其實迹以待攷某賢也以某事知其賢某能也以某事知其能即虞書所謂載采采也

王氏昭禹曰黨正所書非一日之積州長即因是以攷之鄉大夫之所興又因州長之所攷是以信而有徵也

案鄉三物惟六藝之成熟有司可自辨之若六行則非鄉黨族姻不能詳也六德則非與朝夕久故者知之不能審也故閭胥凡聚衆庶則書其敬敏任恤者族師月吉屬民而讀邦灋則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黨正正歲屬民讀灋則書其德行道藝末有簡士而

不屬其民者蓋論之以相習之人然後聞見實徵之以衆多之口然後好惡公積之以歲月之深然後鑒別當如是則所謂賢者能者無所容其偽冐矣而州長鄉大夫又層累而攷之所以舉不失人而官無廢事也

以歲時涖校比及大比亦如之比必里反

正義鄭氏衆曰校比族師職所謂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

六畜車輦如今小案比　賈氏公彦曰黨正所臨臨族師族師至三年大案比黨正亦往涖之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注故書或無事字

正義鄭氏衆曰百家為族　鄭氏康成曰政事邦政之事賈疏謂國之征役　鄭氏鍔曰族師以師名官而職不及教何也戒以勿犯令以必從大有政小有事事為之制曲為之防是以師嚴而教化可行也

案師當作長儀鄭氏鍔以其為教官之屬故作此解

亦可通

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春秋祭酺亦如之屬音燭酺音步

正義賈氏公彦曰孝弟睦婣惟據六行之四有學即六藝也　鄭氏康成曰酺者為人物烖害之神也故書酺或為步杜子春云當為酺其謂校人職又有冬祭馬步則未知此世所云蝝螟之酺與人鬼之步與

賈疏舉漢灋況之　蓋亦為壇位如雩禜云族師無飲酒之禮

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焉

通論王氏昭禹曰讀灋與書德行道藝孝弟睦婣每於屬民者所以公是非而明好惡

案鄉大夫州長皆通攷德行道藝黨正歲一書之葢秀民之聚多然後德行道藝之出羣者可攷焉族閭之間先求其行之無悖者可矣故族師所書僅六行之四閭胥所書僅六行之二也　族師書孝友睦婣而附以有學以學乃道與德之階也　注謂族師無

飲酒之禮蓋以族無庠序又族師位卑不得特行鄉飲酒之禮故惟因祭而與其民少長相勸酬而疏謂不得以官物為禮則誤矣酺乃官事自宜官授酒材與州射黨蜡同官祭祀而以民財共者惟秋官司盟之祈酒酺地官稻人之雩斂耳二事別有義故特著之以言祭酺則義無所處矣

通論王氏昭禹曰祭之小大義起於民之衆寡惟為社事單出里則社祭為大故於州禜次之故於黨酺

為小故於族

餘論王氏應電曰古者民不得無故羣飲故漢文賜民大酺五日因周官祭酺以起義也

以邦比之灋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比必里反

正義鄭氏鍔曰邦比之灋即小司徒頒於六鄉之比灋 賈氏公彥曰族師治四閭二十比吏則閭胥比

長也　吳氏澄曰鄉大夫歲時登夫家之衆寡族師以時登之葢人之齒歲有增長而或任或已與夫廢疾之不堪任六畜車輦之可以用時必有異故不可不校登也　王氏應電曰邦比之灋閭胥而下由族師而定黨正而上據族師而行故於此詳言比灋

案曰帥四閭之吏以時校登其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義亦著矣而必曰以時屬民何也此以辨師田行役之所任也民有可教以田獵而未

能任軍事者有可共雜役而未能任田事者閭胥雖時數其衆寡必族師合聚而親簡之然後任之各稱其材力也吏分四閭而夫家必合一族而校登之何也此以合師田行役之聯也地有上中下之分則閭之衆寡各異必分四閭而登之又合一族而校之然後衆寡相參以為聯而卒伍可合也司馬以大均之禮簡衆此其基也

五家為比十家為聯五人為伍十人為聯四閭為族八

閭為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比毗志反

正義賈氏公彦曰在家惟五家為比云十家為聯者以在軍十人為什故并二比十家為聯擬入軍時相并相保者謂不為愆負相受者謂宅舍有故相受寄託　鄭氏康成曰相共猶相救相賙　王氏應電曰刑罰則相及慶賞則相共　李氏叔賓曰族師聯比其民而歡洽其心使之有相保相受之灋而於刑罰

亦相及則茍有一為不善者必為衆庶所棄而其身不得以自容聖人善俗之道端在於此　柯氏潜曰師田行役之時行伍以定旗物以整號令以行同力合作令不煩而事畢舉者以聯素定故也

案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既有定法此職又有合聯之瀌何也賈氏謂擬入軍相并得之但案其辭意似專指在軍者并則義尚未備耳蓋必合聯於四五六人而取其一然後技勇可簡且非留其半以居守則

受邦職役國事相葬埋一族中居者或不足以共也
族師在軍則為卒長必平時合聯然後二族戰士皆
其所素教而如臂指之相使居守之族師二族之民
皆其所素治然後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也　或據
班志一甸六十四井五百一十二家止出七十五人
司馬灋井十為通三十家止出三人疑周官不宜取
一卒於二族中不知一甸中雖止用七十五人而此
七十五人則必取諸八閭之中司馬灋亦然不如此

則從軍之士與其長不相習而緩急不可用居守之吏與其民不相習而受邦職役國事相葬埋必有扞格而難通者矣役必更番總畿内計之常數十年而後一從徵發故八閭之人亦不以同時并調為困耳邦職謂地職也若民職十有二則不必合聯而後可受　軍灋至百夫則有長而非合二百家百夫不可調故列職于族師而遂校夫家簡旗鼓兵革帥民而至亦酇長掌之

餘論馬氏端臨曰秦人什伍之灋與成周一也然周之灋則欲其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是教以相率而為仁厚之君子秦之時一人有姦鄰里告之一人犯罪鄰里坐之是教以相率而為苛刻之小人

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罰

正義鄭氏康成曰亦於軍因為卒長　王氏應電曰

師田行役有弛舍而不盡用故族師必合之而後數可補即鄉師所謂脩其卒伍也其差擇器使各當其材斟酌配合務得其所皆族師之職　王氏安石曰以伍聯伍故謂之合　賈氏公彦曰師而至者師至于鄉師以至司徒也　郎氏兆玉曰大司馬中春辨鼓鐸之用中秋辨旗物之用故族師用之以帥民　案師田行役鄉惟族師州長遂惟酇長縣正言帥民而至餘第言治之或並不言治者葢自官吏言有行

扞必有居守不必皆身與行間自民徒言不互為統則散必遞為致則紛故以一二人攝之而不擾也

歲終則會政致事會古外反

正義王氏應電曰致於黨正　金氏瑶曰黨正職帥羣吏而致事故知致事於黨正也

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

正義鄭氏衆曰二十五家為閭　鄭氏鍔曰有所求取於民曰徵有所役使於民曰令　金氏瑶曰曰徵

令所重者追呼鄉官不設胥徒所恃以比人集事者閭胥也

案閭胥掌徵令以比居為定而所轄止二十五家連井同巷耳目相屬呼名甚易後世為戶長保長恒以一人掌百家二百家之徵令百弊叢生散戶既病而徵者半破其家然後知周官之瀌至微至細皆聖人心思之所竭也

以歲時各數其閭之衆寡辨其施舍數色主反

正義王氏昭禹曰二十五家其數寡故可以數計之

吴氏澄曰數衆寡辨施舍贊族師校登也

案古者子生三月擇日名之以告閭史閭史書爲二

一獻于州史一自藏之故歲時可合而數也族黨州

鄉皆因閭胥所數而校登之所以不料民知其衆寡

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灋書

其敬敏任恤者比必里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祭祀謂州社黨禜族酺也役田役

也政若州射黨飲酒也四者及比皆會聚衆庶因讀灋以敕戒之　賈氏公彥曰族師以上讀灋雖疏數不同皆有時節閭胥於民尤近但聚衆庶之時即讀灋而所書任恤之外兼紀敬敏也　陳氏深曰喪紀謂族相葬埋也比者比人數也

案二十五家人民寡孝友睦婣有學者未易數覯也故第書其敬敏任恤者比耦而耕同井相友則敬敏任恤者迹可驗矣　所書不獨秀民農夫而有此即

可備異日閭胥之選

通論陳氏祥道曰敬敏任恤易見者也閭胥書之孝弟睦婣有學進于是者也族師書之徳行則非特孝弟也道藝則非特有學也黨正書之書之者易攷之者難故書于黨正攷於州長興於鄉大夫以卑者其責輕尊者其責重也

案閭胥所書僅二十五家之民故善小而必登族師所書乃百家之民故學行兼而後録黨正以上則徳

行道藝皆全矣其進每上其選每精六行不言敬敏而此言之者敬則小心敏則强力二者善雖小而可望其成德故謹書之

餘論朱子曰先王之學以明人倫為本故自其詠歌弦誦之間所以漸摩誘掖激厲而作成之者無非有以養其愛親敬長之心而教之以脩已治人之術是以當此之時百姓親睦風俗淳厚而聖賢出馬後世學校雖存而不復知此意所以教之者不過趨時干

禄之技而其所以勸勉程督之者又適以作其躁競之心雖有長材美質可與入於聖賢之域者亦往往為俗學頽風驅誘破壞而不得有所成就尚何望其化民成俗之效如先王之時哉

凡事掌其比觵撻罰之事觵古横反撻吐達反注故書或言觵撻之罰事

正義賈氏公彦曰人聚則有校比之瀌鄉飲酒及鄉射飲酒有失禮者皆罰之故云凡事觵撻罰者輕以觵酒重以楚撻　王氏應電曰掌其比亦兼攷其勤

惰敬肆　鄭氏康成曰觵撻者失禮之罰也觵用酒其爵以兕角為之撻扑也賈疏尚書扑作教刑孔傳扑檟楚故知撻亦扑也吴氏澄曰小胥職觵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與此同觵撻罰而使之知所警書其敬敏任恤而使之知所勉二者不可偏廢

案既舉祭祀役政喪紀而又曰凡事掌其比者上該軍旅徵發下該民間相受相葬相救相賙以及合耦與耡移民救稼之事也

比長各掌其比之治比毗至反

正義賈氏公彥曰五家雖少亦有治瀌故云治　王氏應電曰比之治凡教訓徵令皆是

案比長即耦耕之民而曰治者五家之中勸其和親禁其竒衺遷徙有付授為旌節皆治也且上有所治於五家五家有所待治於上比長必帥而奉之也

五家相受相和親有辠竒衺則相及辠本亦作罪衺似嗟反

正義王氏昭禹曰大司徒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

為閭使之相受比長言相受不言相保者蓋分言之則比相保閭相受合言之則皆相保受　金氏瑶曰有辠奇衺犯奇衺之辠也相及以警其覺察即所謂相保也

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徙謂不便其居也或國中之民出徙郊或郊民入徙國中皆從而付所處之吏明無罪惡　賈疏周瀍遠郊百里内幷國中共為六鄉此國中及郊所從者並不離鄉内也

餘論葉氏時曰先王之世井牧鄉鄰無非安土之民然地邑民居必參相得而生耗不齊不從其徙將何所容漢人議從寛地者聽唐人自狹鄉徙寛鄉者亦聽皆此意也

若徙于他則為之旌節而行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從于他謂出居異鄉也授之者有節乃達賈疏徙外鄉非直有授兼亦有節乃可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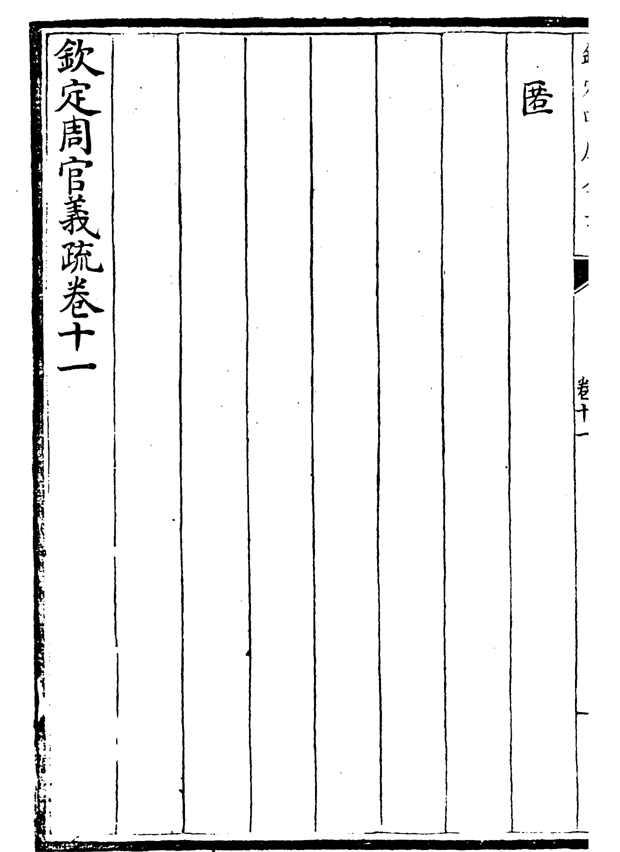
若無授無節則唯圜土内之內音納

正義鄭氏康成曰鄉中無授出鄉無節過所則呵問繫之圜土攷辟之也賈疏辟讞也攷量以讞圜土獄城　金氏瑤曰有罪相及人固不敢為惡然稔惡者其事敗露猶可以逃有無授無節唯圜土納之之讞則逃無所之矣二讞並見於比長所治者寡事易得其實也案秋官凡萬民之有罪過者輕則坐諸嘉石重則收諸圜土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則圜土為獄城明矣但此猶施以職事而收教之則游行自若也若重

罪有桎梏者掌囚守之

通論魏氏校曰天下之治必從其柢是故民制起於比閭鄉里田廬起於井邑丘甸兵制起於伍兩卒旅任官位事起於鄉舉里選苟無根柢而求天下之治難矣

總論梁氏寅曰比長至卑而一鄉之治必始於此必相受相和親也而後善俗可以興有罪奇衺相及也而後姦慝無所容無授無節必治也而後寇盜無所



匿

欽定周官義疏卷十一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杜　成